

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

——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

程华东¹,刘 莹²

(1.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陕西师范大学 校长办公室,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教育扶贫是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主要路径。基于华中农业大学在建始县精准扶贫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及遇到的问题,通过对三螺旋理论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构建了以产业为纽带,农户、企业、高校、政府四主体相互作用的四螺旋模型,探索各主体充分发挥优势,协同创新的作用机理,提出基于四螺旋模型的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即: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攻克难点问题;四主体联动,强化过程管理。

关键词 三螺旋理论;四螺旋模型;高等教育;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 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3-0017-06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3.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并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为确保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如期完成,使全国 7 000 万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3 年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并将教育扶贫作为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多位学者聚焦教育扶贫,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一方面的研究着重于厘清教育扶贫的概念与内涵。钟秉林认为教育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投入与资助,帮助其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它是智力扶贫的一种,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1]。王嘉毅等认为教育扶贫是指通过支教等形式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进而阻断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它在精准扶贫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教育扶贫就是要采取特殊措施、精准发力,着力扩大农村教育资源,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畅通贫困学子纵向流动渠道,扩大资助帮扶政策覆盖面,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另一方面的研究侧重于教育扶贫实践路径的探索。唐智彬等认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并提出了基于定位培养人群、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手段以及管理模式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区域政府推进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统筹机制、推动区域协同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联动机制、建立完善区域内职业院校跨区域帮扶合作机制的教育精准扶贫实践路径^[3]。朱爱国等也认为职业教育是精准扶贫的路径之一,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要瞄准扶贫对象,聚焦重点人群,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4]。何丕洁认为与普通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契合了经济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5]。在职业教育之外,基础教育也被视为教育扶贫的主要路径。赵红霞等认为促进贫困地区义务

收稿日期:2016-12-21
基金项目:狮山智库项目“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及其影响力提升研究”。
作者简介:程华东(1972-),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学管理、高等学校管理、教育发展战略。

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要在整合区域间教育资源、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使教育投入、师资配置、办学条件在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之间达到均衡^[6]。第三方面的研究着重于教育扶贫的绩效评价。向延平等在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体系基础上,对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显著,说明教育精准扶贫具有实效^[7]。第四方面的研究侧重于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张翔认为教育扶贫目前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路径,但因其不够精准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而亟待走向教育精准扶贫,而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集理论、战略、政策和行为为一体的完整系统,该系统包括教育扶贫主体博弈机制、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教育扶贫项目精准运行机制、教育扶贫精准扶贫考核与监督机制等^[8]。第五方面是对教育扶贫的社会参与的探讨。田钰认为目前我国的扶贫事业由于多方面原因出现识别“脱靶”现象,出于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补充,可以提高扶贫效率减少行政成本^[9]。苟天来等认为,发动社区参与、提高扶贫干预效率和效果是国外社会组织所使用的主要扶贫方式;而社会组织开发的新兴扶贫模式,则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企业来推进减贫^[10]。

通过对有关教育扶贫文献的回顾与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扶贫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而且教育扶贫的内涵不够丰富,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较为传统。另外,对教育扶贫的绩效评价、作用机制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涉及较少,对高校进行教育扶贫的具体案例研究更为少见。基于此,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的实践为案例,通过对三螺旋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构建农户、企业、高校、政府四主体相互作用的教育精准扶贫新范式,即四螺旋模型,为高校推进智力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地方落地生根,助力地方脱贫致富提供有效的指导。

一、华中农业大学在建始县精准扶贫的实践

建始县地处鄂西南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现有 14 万农村贫困人口,扶贫脱贫压力巨大。华中农业大学从 2012 年定点扶贫建始县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农科教优势与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深度融合,通过农业技术扶持的方式,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有力地夯实了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1. 加强顶层设计

精准扶贫建始的第一步是明确扶贫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推进战略谋划。华中农大组织了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团赴建始县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组织多轮论证,与建始县委县政府共同编制《定点扶贫建始县工作规划(2013—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确立了增强县域造血功能,以农业产业为扶贫载体,8 年后实现建始整体脱贫的奋斗目标。为贯彻落实这一规划,学校与地方政府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联合制定年度计划,坚持因人因地施策,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扶贫策略,明确具体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2015 年末,学校与地方政府双方又以《规划》为指导,进一步明晰了未来 5 年的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确保在 2020 年如期完成扶贫任务。

2. 强化组织领导

扶贫工作是我国高校在新时期下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更是农业大学肩负的社会责任,必须做到三个到位,即认识到位、投入到位、效果到位。为此,华中农大成立了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任双组长、分管科技和社会服务工作的校领导为副组长、多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对定点扶贫工作的科学领导。学校与建始县建立了校地联动工作机制,制定了校地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两次工作推进会,每次会议校地一把手领导亲自参加,按照《规划》的任务清单,聚焦重点、解决难点、推动工作。同时,建立“校地联动推进、校企合作协同、项目落地引领、首席专家负责”的扶贫工作机制,强调以企业为载体,发挥落地产业项目的引领作用和首席责任专家的核心作用。

3. 汇聚扶贫合力

扶贫工作需要汇聚合力,学校积极统筹社会资源,先后邀请16家企业投资8000多万元,帮助建始县引进魔芋深加工、蓝莓种植、乌龙茶加工和猕猴桃果酒加工等11个项目。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校友企业家商务考察团赴建始考察洽谈,开展“互联网+基层农业科技服务”等活动,推动产业发展和扶贫攻坚方向一致、力度统一。

4. 提供技术支持

学校在对建始县特色资源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13个由首席专家率领的专家团队,设立了13个产业攻关项目,累计投入定向技术研发资金500多万元,重点扶持发展了景阳鸡、魔芋、猕猴桃、茶叶、玉米、山地蔬菜、果酒、甜柿、枸杞、冷水鱼等10个特色产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扶持一批农牧渔业龙头企业,建立起9个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学校专家亲自撰写或指导企业申报各类专利8项,均为建始县境内企业独占专利。

5. 重视人才培养

人才是脱贫致富的首要因素。华中农大通过多种途径为建始县培养人才。一是输入技术力量。学校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4人次、博士服务团5批、科技特派员18人次、“三区”科技人才计划27人次、科技服务团队13个,进村入企开展技术指导。专家团队为农户量身制定一个脱贫致富计划,研发一套“傻瓜”操作技术,编印一本实用技术手册,建立一个技术示范园圃,显著提高了扶贫成效。二是培养技术骨干。学校与建始县联合实施技术骨干培养计划,在校内为建始举办专题培训班6期,以特色产业人才、农业局和乡镇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种植大户为主体培养一批能领飞的领头雁。学校还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际操作讲解117场次,培训人员8340人次。三是扶持基础教育。学校与建始县第一中学签订优质生源基地共建协议,把面向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本科生招生计划向建始县倾斜。先后派出研究生支教团12人次,在建始县官店镇摩峰小学开展义务支教工作;成立了网上“阡陌学堂”,邀请国内外著名高校教师为学生进行在线上课;举办乡村教师来汉培训;组织华中农业大学优秀学子赴建始贫困乡村进行暑期社会实践,带动其他高校研究生到当地开展支教,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二、从三螺旋理论到四螺旋模型的构建

1. 三螺旋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埃茨科威茨和雷德斯多夫提出了三螺旋创新理论,以此来解释政府、高校、产业之间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11]。高校为产业的升级与进步提供技术支持;产业的发展需要促使高校转变科研方向,提升科研质量;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为促使社会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支持高校与产业间的合作。该理论提出以后,在创新研究上被认为是最新的范式并被应用于多个不同的领域。在我国目前而言,主要应用于区域创新发展、创业型大学建设、技术转移与创新以及政产学研合作等领域^[12]。在政产学研合作关系中,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产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三者之间的边界可以流动,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是以沟通为核心而不断进化3个螺旋,共同推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3]。在该模型中,政府或企业的一部分职能由高校承担,例如科技创新。由此,政府、产业与高校间产生了耦合机制并统一为一个整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 三螺旋理论在精准扶贫中的实践困境

三螺旋理论给高校通过教育精准扶贫地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华中农业大学在扶贫建始县的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相互协作,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各项产业,并通过联合申报科研项目、技术转让、选派科技人员、设立实习实训基地等多种方式促使产业做强做大,促进了政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实现了高校、产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农户或者农村贫困人口成了精

精准扶贫的对象和主体,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农户或贫困人口脱贫任务为中心和出发点,当前的高校扶贫实践却屡屡遭遇高校、产业与政府三主体所提供的帮扶措施与农户需求不能精准契合,扶贫、脱贫效果欠佳。因此,三螺旋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3.四螺旋模型

基于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的实践所遭遇的瓶颈,构建了以“产业”为中心,农户、企业、高校、政府四主体共同作用、相互协作的四螺旋模型。四螺旋模型要求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以实现农户精准脱贫的目标,农户、企业、高校、政府四主体协同创新,形成四股力量交叉的非线性螺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以“义务支教、农业技术扶持、新型农民培育”为方向的具体实践路径。图 1 为四螺旋模型示意图。

在四螺旋模型中,主要有以下三条作用机理。

(1)高校—产业—企业:农业技术扶持。企业是产业的载体,是产业的具体经营者。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企业发展,企业经营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产业不断深化、不断升级。发展良好的企业必然是顺应或适应了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的良好发展又促使企业不断壮大。产业与企业互促共进、相伴相生。

高校在扶贫地方的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地方找准产业,精心培育,不断延伸产业链。被扶持产业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二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三是产业的发展绿色可持续;四是产业链较长,各个环节都可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高校扶持产业主要是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支撑。扶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实现。一是设立科研攻关项目。把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与科研方向结合起来,主动设立科研攻关项目,以此来破解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二是提供技术指导。选派专家到生产一线去解决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帮助他掌握最新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和生产技术,促进企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高校—产业—政府:综合施策。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就业,增加税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但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多种支持。政府对产业的支持主要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实现。一是提供金融支持。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政府要通过贴息贷款、降税免税等方式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提供政策支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精准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金融、互联网、税收等的服务和支持,破除束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三是提供人才支持。政府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主要是依靠高校。高校通过支教的形式,提升地方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进而成长为企业需要的人才。

(3)高校—产业—农户:新型农民培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持。在产业链的始端,农户扮演着初级生产者的角色。由此,产业的强大必然为农户带来巨大利益,而农户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又会促进产业的做强做大。因此,必须保证农户与产业间的良性互动。

为此,高校可以通过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途径进而推进产业发展。一是革新农民的思想观念。通过编印各种宣传手册、举行讲座、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帮助农民树立脱贫致富的志向,清除农民头脑中等、靠、要的思想。二是传授农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专家、技术员等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民手把手地教授先进的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帮助农民优化种养殖结构,提升种养殖水平。同时,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三是提升农民经营管理意识和水平。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要让农民掌握基本的金融、税收、财会、营销、电子商务等知识和技能,使其尽快成长为新型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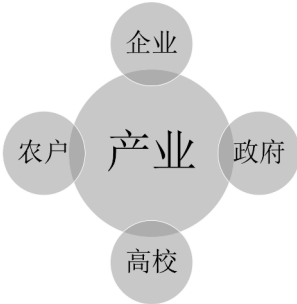


图 1 四螺旋模型图

三、基于四螺旋模型的高校精准扶贫路径分析

基于四螺旋模型的构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路径需从四个主体着手,发挥各主体的优势与作用,协同创新,才能实现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良性循环。

1. 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

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是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在精准扶贫地方的过程中首先要对主体之一——贫困农户的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找出致贫原因。一般而言,导致贫困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贫困,如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僻,气候条件恶劣等;二是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贫困,如治安环境较差,人口素质较低,创投环境不佳等;三是个人意愿因素造成的贫困,如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不强等。致贫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扶贫措施的差异性,对于自然环境因素导致的贫困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生态保护的原则,加强桥梁、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交通条件,优化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环境因素导致的贫困要加强社会管理,保障社会稳定,加大教育投入并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税收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创投环境;对于个人意愿因素造成的贫困,则要加强思想引导,加大培训力度,帮助其拓展视野,树立脱贫致富的远大志向。

2. 加强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

做好规划是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有赖于政府政策优势与高校科技优势的协同。做好规划具体需要注意三大方面:一是明确现状。充分扎实的有效调研是编制科学规划的基础,在编制扶贫规划之前要查阅当地的地方志和历史资料,通过召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深入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与基本特征,找出致贫原因。二是明确目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组织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政府以及第三方机构对当地的贫困现状进行论证评估,明确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与实施路径。三是明确任务。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体任务的实施和完成。在扶贫规划中要明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的具体脱贫任务与脱贫效果,并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坚持不跑偏、出实效。

3. 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

产业扶贫是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抓手。高校要充分利用人才、科技等优势资源,与企业、政府联动,扶持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助力其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找准产业定位。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决定了地方产业的发展要差别定位。产业定位应遵循符合当地特色并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基本原则,产业定位的准确性与产业做大做强可能性紧密相关。比如,对于贫困山区而言,在产业发展上应结合山地条件优先发展种养殖业和旅游业。二是培育弱势产业。高校要通过选派挂职干部、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农技培训等形式帮助符合当地产业定位基本原则,却因人才匮乏、技术贫乏、市场开拓力度不够等原因而没有发展起来的弱势产业做大。三是做强优势产业。有的产业虽然规模较大,但生产效益较低。对于此类产业,高校应诊断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帮助当地凝练产业发展方向,破除产业发展的制约机制,促使产业转型升级。

4. 加强高校、政府与企业联动,攻克难点问题

校地联动是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核心。高校在精准扶贫地方的过程中需要校地双方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联合发力,充分发挥两大主体的能动作用。一是建立校地联席会议制度。校地双方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工作推进会、工作现场会等方式,按照扶贫规划的任务清单和扶贫工作的推进现状,对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及时提出有效对策,解决扶贫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二是建立扶贫工作组织机制。把“校地联动推进、校企合作协同、项目落地引领、首席专家负责”作为扶贫工作开展的根本,以企业为载体,发挥落地产业项目的引领作用和首席责任专家的核心作用。三是建立扶贫工作考评制度。高校和地方要相互协作,根据扶贫实际,建立扶贫工作考核机制,选取科学的评

价指标,制定有效的考评方法,充分调动扶贫工作参与人员的积极性,确保扶贫工作后继有人。

5.四主体联动,强化过程管理

强化管理是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保障。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求四主体联动,落实过程管理。一是计划管理。对精准扶贫过程中各阶段、各部门的工作计划要持续跟进,确保计划不脱轨、不落空。二是项目管理。产业扶贫以项目为载体,要成立专门机构,选派专门人员,对项目实施进行控制,确保项目落地生根。三是资金管理。要建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杜绝扶贫资金被挪用、贪污和浪费。四是信息管理。要对贫困群体、弱势产业等建档立卡,做好信息采集与存储,确保全覆盖。同时,对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以及资金使用、项目进展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监督。

参 考 文 献

[1] 钟慧笑.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J].中国民族教育,2016(5):22-24.

[2] 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J].教育研究,2016(7):12-21.

[3] 唐智彬,刘青.“精准扶贫”与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基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6(7):79-84.

[4] 朱爱国,李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策略探究[J].职教论坛,2016(1):16-20.

[5] 何丕洁.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5(30):5-7.

[6] 赵红霞,谢红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精准扶贫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5):84-88.

[7] 向延平,陈友莲.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2016(5):112-114.

[8] 张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机制探究[J].教育导刊,2016(6):23-26.

[9] 田钰.精准扶贫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6):150-151.

[10] 苟天来,唐丽霞,王军强.国外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经验和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4):204-211.

[11] 埃茨科威茨.三螺旋[M].周春彦,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236-237.

[12] 孟卫东,佟林杰.我国三螺旋创新理论研究综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26-130.

[13] 陈红喜.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政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4):6-8.

(责任编辑:陈万红)